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冊

王雲五主編

莫 里 哀

楊潤餘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莫里哀

楊翼餘著

百科小叢書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哀里莫

著餘潤楊

路山寶海上 者刷印裝行發
館書印務商

埠各及海上 所行發
館書印務商

版 五民華中

究必印翻協作著有書地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MOLIÈRE

By

YANG JUN YÜ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0

All Rights Reserved

B
五
五
六
分



莫里哀
(1622—1673)



莫里哀在葛來伊 (Corneille) 所編
朋貝之死 (Mort de Pompée) 一劇
中扮凱撒 (Jules César) 時的神情

莫里哀目錄

一、莫里哀以前的法國喜劇之概觀……………一

二、他的生活……………六

1. 少年時代……………六

2. 中年及其奮鬥時代……………一四

3. 晚年……………二九

三、他的著作……………三二

1. 著作的述略……………三七

2. 人物的性格之分析……………五〇

3. 滑稽與真理……………五七
4. 思想與道德……………六一
5. 著作的影響……………六七

附參考書目

莫里哀

一 莫里哀以前的法國喜劇之概觀

莫里哀，使人想起他名字都神往的莫里哀，法國近代喜劇始祖的莫里哀，我們在談到他的本身及其著作以前，稍稍觀察一下法國在他的作品出世以前喜劇的概況，或者可以作為他的著作之背景，而因此能夠特別顯得他天才之偉大，及他在文壇上的特別價值。

在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法國的喜劇已不取材於古代了，洪沙 (Ronsard)，巴易夫 (Bairr)，一班詩人仿效希臘羅馬最著名的滑稽詩人亞里斯多芬 (Aristophane)，德杭斯 (Terence)，或蒲落特 (Plautus) 的傾向已不再為人繼續了，大家都只趨向着近代的意大利，惟一地趨向着意大利，所有劇中的結構，對語，滑稽，人物，都來自那裏；雖有許多作者常以自己的作品為新奇，但與

翻譯自意大利的東西來比較，還是沒有大分別，比方拉里偉 (Larivey) 的一些喜劇可說都是意國喜劇的反照。此外法國在這時代的喜劇並沒有真正所謂喜劇的色彩，那不過是一種文學的作品罷了。

直到一六三〇年的時候，有何特烏 (Rotrou) 彼得葛乃伊 (Pierre Corneille) 黑特 (Mairet) 輩出，正式的喜劇纔得成立；葛乃伊的西得 (Cid) 同阿哈斯 (Horace) 雖然規定了悲劇的形式，但同時也幫助了喜劇的成功。此時喜劇的作者及他們的產品一天天多起來了，最著名的有德馬赫 (Desmarests) 施告洪 (Scarron) 巴何伯 (Boisrobert) 湯麥葛乃伊 (T. Corneille) 金諾 (Quinault) 等人，他們使喜劇從乾燥變為豐富，因此就開出了莫里哀他的前路。

可是從一六二七到一六五八年的時期，喜劇的特點，僅僅在乎能夠感動觀者，而在這種作品尚不多的時候，彼得葛乃伊獨作一種新奇的試驗，他寫了一些帶滑稽而兼描寫的喜劇，這就是那自命高雅社會的寫照；他在這些劇中雖然排列着並不奇特的人物，但我們可以看出他想描寫實

際的嗜好；比方在宮殿的迴廊（La Galerie de Palais）一劇中，也可以窺見實際的人生一角。我們知道這種描寫實在的喜劇是以前從不會有的，這是彼得葛乃伊的獨造。只是他並非專門從事喜劇創作的人，他是天生的悲劇奇才，所以不久他便捨棄着那可以幫助他喜劇著作的意大利，而轉向西班牙去找他的悲劇材料去了。

本來在這時候，意大利所供給的材料雖然比古代的爲多，但是他們作家所取給的也還是出於西班牙的劇境，所以不獨彼得葛乃伊，就是前述的一些法國喜劇家，一方面既仿效意大利，一方面也就漸漸徑向那些富藏着劇曲材料的西班牙人要求。他們採取其中的情節或大意，自己再來增減或改變一番，一如他們的意思，以便成爲自己的東西。彼得葛乃伊在一六四三年寫的說謊的人（Le menteur）一篇喜劇，就是法人作這種採取的一篇最好的例子。此篇差不多備有真正喜劇的性質，雖然還缺少些最重要的人物性格之詳細描寫，其中對語之自然爽快，正是這種作品應具有的條件。

關於喜劇這一層的要點，除彼得葛乃伊說謊的人這篇外，還可以在許多文筆及趣味比較差

一些的作品中找得出，這些作品在說謊的人出世的前後都是使喜劇趨向牠真正目的的先鋒。馬赫的幻想人（Les Visionnaires）就是根據自然描寫普通性格的第一種研究，而這些性格就是當時文明社會中的一些怪物的寫真；西蘭羅（Cyrano）的被戲弄的淺薄人（Le pédant joné），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描寫簡單而狡滑的鄉下人德松勒黎（Tessonnerie）的鄉村人（Le Campagnard）就是外省粗鄙的刻薄描畫。在這三劇中，可以看見社會中各階級的奇怪狀況，因此牠們已帶着風俗喜劇的性質了。

不過這些喜劇無論是仿效着別人的，或者自己創造的，都是以能發笑為主體。劇本中充滿着浪漫的可驚的機謀，許多荒唐可笑怪物，使人覺得在這路易十四朝將要開明以前，法國尚遺留着十六世紀的，或者他們開國祖先高盧（Gaulle）人的一種粗野滑稽性。當時表面上雖然日日趨向文明，禮貌的道路，但是昔日所留下的粗燥，簡單，大笑大樂的精神還表現於施告洪，西蘭羅，湯麥葛乃伊諸人的一些著作中，直到莫里哀，他纔超越了這種遺傳的簡單談諧，而另有嶄新的造詣。他在年輕的時代雖然也有一二篇喜劇是與他那些前輩的相近似，但這祇是他以後成熟作品的

根苗，所以他雖然也應用諛語，卻能將牠融化貫通，將牠推廣補益，將從前思想之簡單，老實，可笑的表現，換爲真正有文學趣味的美麗結構，一反前人古舊的陳法，而獨立新標，使他的著作成爲空前絕後的，法國獨有的，世人崇拜的喜劇。這是他的時代助成他的，但假使沒有他這樣特出的奇才豈不會辜負好的時代？

二 他的生活

1. 少年時代

詩人，劇作家，劇團的經理，導演者，主角——所謂包羅一切的莫里哀，這位得天獨厚的奇才，他的生活究竟是如何的情形呢？一個人的作品與他的生活是有密切關係的，所以我們在研究他那些不朽的喜劇以前，不能不詳細敘述他的生活。

莫里哀名約翰巴的斯特波克蘭（Jean-Baptiste Poquelin）生於一六二二年的一月十五日，他的搖籃正在巴黎城市的中心，近着市場及與那著名的新橋（Pont Neuf）相距不遠。他的父親約翰波克蘭（Jean Poquelin）是法王的隨身侍從，及王府氈廠的總管；他的母親瑪利克而賽（Marie Crossé）也是織氈的女兒；莫里哀是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因為他父親的職業及居住地方的關係，他就在丁場附近的店裏長大了；小耳朵感覺的盡是嘈雜的聲音，一班婆婆媽媽們

及商人小販的喧擾。他家所住的這棟十六世紀的舊房子，上題着「猴居」(Maison des Singes)字樣，在一根雕飾着的桿上，有一羣活潑的愛仿效的毛猴做着鬼臉向一枝橘樹攀緣着。而這位善觀察，譏笑，也歡喜仿效的大詩人，喜劇家，在幼小時竟受了牠們許多影響。

他的母親是一個有規律，愛闊綽，受有相當的教育，多情而易於感動，且有正確見解的人。莫里哀對於這些性格都有所稟賦，以後在他的生活中常常表現出來。但不幸他在十歲的時候，她便棄世而長逝了！他留下三個年幼的小孩及許多華麗的衣飾木器，他的父親因為事務極忙，不能兼顧家庭瑣細，所以悼亡僅一年又續絃了。我們對於這位太太的為人無從知道，只曉得她結婚後二年多也去世了，她的性命為兩次太近的生產所犧牲。莫里哀在幼時既是缺少着慈母的愛護，所以在他的著作中見不到許多作母親的分析，在他的劇本中作母親角色之少正與父親角色之多成比例，而且那些父親差不多總是饑夫。

他的父親呢，是一個真正巴黎中產階級的好人，勤苦耐勞，對於事務極其能幹，而且守誠信，就是對於子女的教育也很注意。莫里哀以後生活的切實，及一種不感疲乏的活動精神，就是從他父

親那里遺傳得來的。

他既是約翰波克蘭的長子，則他父親所有的事業及官職將來當然都是他承繼。所以他直到十四歲，還是進的教會學校，那里的課程不過是一些教條，算術，唱歌及一點拉丁文。其餘的時間，他就雜在一些工人中在店裏工作。他學習着做生意人的態度與一班商人，主顧，交接的另一種言語。休息的時候，他就同着夥伴到附近的新橋或多芬草坪（Place Dauphine）去看露天的演戲；星期或節日呢，有時也去那正式的戲園。他的親屬都是極愛看戲的，所以他們常常帶他去。他的外祖父路易克而賽（Louis Cressé）因熟人的關係，在附近的布葛尼戲院（Théâtre de Bourgogne）內且有長期的門票。小小的約翰巴的斯特於是能夠聽到許多尚未成熟的悲劇，悲喜的合劇，一班新作家如何特烏，施居得里（Soudéry），葛乃伊，巴何伯的一些嘗試作品。此外，波克蘭家還有兩個店鋪接近兩處社戲場，那里有的是遊行滑稽角色，他們每年必來比奏演幾星期。莫里哀又得在那里認識許多意大利的戲曲。

在十三歲的時候，據說他已經對於那應承繼的職業沒有意味了，他自己向父親要求專門讀

書約翰到也允許他兒子的所請，將他送到客來孟中學（Collège de Clermont）去讀書，那里差不多都是一些貴族學生，課程則注意於拉丁文及法文。在某種日子，他們也演習拉丁文的喜劇或悲劇，這種生活正與年青的莫里哀之理想相合。

他在這個學校四年，各種學問的根底已經弄得很好，無詩不讀，對於古羅馬滑稽詩人德杭斯尤有特別的研究。此外他在那里還交了一個最有名的朋友，這就是夏培爾（Chapelle）。夏家裏請得有當時一位與笛卡兒（Descartes）學說相反的著名哲學家名加桑地（Gassendi）的為教授，莫里哀因此能跟着他的朋友聽這位主張哲學須立在觀察與經驗上的加先生之學說，這種明智的，切實的教育，將來對於他的著作便有很大的影響。

在這個時期，他曾去那最著名的巴黎大學旁聽神學的講授沒有呢？這是不能斷言的；不過他以後曾研究過法律，得了學士的文憑，那卻是確實；而且好像他還有學律師的趨向。我們讀他的喜劇時，就可以看出他在這方面具有很豐富的知識。

直到此時，莫里哀都是過的他那無所拘束的青年生活，他雖然有嗜好，有選擇，但那不可捉摸

的前途，於他還是顯得不十分明瞭；他負着的奇才好似一個未放的花炮，只待一個火引子，便會將那光怪陸離，眩眼奪目的花彩爆發出來。這個引子是什麼呢？就是他在猛虎陷（*Montfria*，法南部）所遇的一個游行喜劇團中的著名女演員馬德蘭貝霞爾（*Madeleine Béjart*）。這位貝霞爾姑娘，容貌既美麗，技藝又高明，所以闖動了一時。而莫里哀一見之後，便將他以後一生的事業都決定了！

他在將到二十歲的前幾日，就懇切了當地寫信給他父親說，他不承繼那皇家織氈總管的事務了，他請他將此職叫另一個兒子承繼。同時他還要求他父親將他所應分得的母親遺產交與他，他需要這筆款項好與馬德蘭貝霞爾，她的兄弟約瑟夫（*Joseph*），她的妹妹健勒惟爾芙（*Geneviève*），以及她的幾個朋友來從事一種戲劇的組織，而這個劇團，就起名叫做「光明戲院」（*Illustré Theatre*）。

我們可以想到波克蘭家中得了這個消息，是如何的驚奇痛苦；起初他們向這位瘋狂的少年下許多責備勸告，不行則繼之以哀求，哭泣，但是各種的方法，都不能挽回這少年已定了的決心！後

來到絕望的時候，他們請出莫里哀的老教師賓來爾（Bial）作調和勸說的人，那知道不獨先生不會說服了弟子，反爲弟子邀去作劇團中淺學者的角色了！這真是他們想像不到的壞結果。約翰·波克爾只好忍耐着，雖然是十二分的不滿意，究竟是他的兒子，不能不接濟他，幫助他。

這個「光明戲院」的團體，就在一六四三年的六月三十日正式成立了。會員的義務非常嚴謹，他們不能脫離團體而無重價的賠償。所分派的角色無論什麼人不能拒絕或要求更換，只有馬德蘭貝霞爾對此有特別的權利，她可以選擇她願意扮演的人物。本來她是這個團體的主腦，是因爲有她纔有這回驚人的奇事。

「光明戲院」在成立後不久，即感到許多困難，因爲劇團中除馬德蘭及其他一二人外，其餘的演員都是一些初出茅廬的角色。他們多是從家中逃出來的，一班與中產階級脫離關係的浪漫人。他們因等待所租戲院的房屋清理修飾，於是跑到湖灣（Rouen）城去習演一些時候，直到次年的一月，纔回到巴黎來開始奏演。起初僅僅演一些悲劇；當時最出風頭的作家，如何特烏·墨赫，彼得葛乃伊及幾個最新作家的劇本，總是可以在這「光明戲院」裏看得到的。同時馬德蘭在表

演上極得一班人的歡迎，所以少年的莫里哀簡直要發狂了。不過就是劇本著名也好，馬德蘭的成功也好，這一期收入的結果還是壞極了！在年底以前，兩次大借債，遷移了一個地方，也是支持不去，這時莫里哀所向一個女商人借的一筆款子要到十五年後，他第一次表演他的輕率人（Le Bourgeois gentilhomme）成功纔得償還她！然而在這種成功以前，不幸與窮苦總是老跟着他們。在一六四五年，一個供給劇團蠟燭的商人及一個債主竟爲得欠款將莫里哀送到囹圄裏去了！他要求臨時的釋放，而且也得保着出來，但是兩天之後又被一個供給衣飾的債主重新送進去！這次我們就不知道他是如何出來的。在這種不堂皇的事體發生後的十來天，莫里哀與貝霞爾姊妹三人又新定一種合同，這次又新得幾個社友，只是大部分的人都是不能共患難的，遇着困難情形便要逃開的。貝霞爾一家的經濟在這時亦早已破產，莫里哀則總被一些債主追隨着，能够救濟他的，還只有他的父親，他已是無數次的解決債主的攻圍了。在這種情形之下，若是受不起困難的人，一定喪氣，不過莫里哀與貝霞爾姊妹們都是不容易受挫折而消沉的；他們想巴黎假使不能生活，難道不能離開牠跑到別城去麼？而且這種飄流不定的生活不是也有很多趣味麼？

於是在繼續着的八九年中，東奔西走，從這城跑到那城，竟也將此「光明戲院」的門面撐持住了。同時也得到社會一些同情與贊賞。直到一六五三或一六五四年，我們的詩人，喜劇家，纔在里昂得到了他的輕率人第一次表演的成功。劇團的名譽因此也就大為增加了。同時他們還得到一個最有幫助的社友加進來；這就是當時以美麗著名的杜巴爾克（Du Parc）夫人；她曾顛倒過將老的彼得葛乃伊，及為初得榮譽的莫里哀與尚未出頭的哈辛（Racine）所崇敬。

他們這些奮鬥者的命運從此似有改善的希望了，無論劇團走到什麼地方，都是受人歡迎。一六五六年，在法國南方的貝濟爾（Beziers）城莫里哀所編的戀愛的煩惱（Le Dépit Amoureux）一劇出世了，這篇的成功更是極大，而且從南方一直到中部都是如此，但可惜的就是不會到他們已經失掉了的巴黎那個天堂。這要等到一六五八年，劇團纔慢慢地移至湖灣而接近都城；這次退回來，莫里哀並非出去時的幼稚了，他在社會上已經得到了地位及名譽，許多的朋友等待他，一班的人羨慕他。法王的兄弟丹舒公爵（Duc d'Anjou）且介紹他到太后及路易十四的殿下，前途的希望便向他開着笑口了。莫里哀此時已有三十六歲，在外這十五年的流落飄零，雖然受盡了艱

難苦楚，但對於他這樣的詩人，思想家，總是觀察與經驗的絕妙材料。他以後驚人的傑作，不是都從這次周遊全國的行囊中取出的稿本麼？

2. 中年及其奮鬥時代

一六五八年的十月二十四，莫里哀帶着「光明戲院」劇團一班演員在法王宮的護衛大廳裏表現他們的天才與技藝了。這是他一生事業從茲決定的日子，也是法國文學歷史上的光榮紀念。在這一天，他當着明主路易十四表演葛乃伊的李郭美德（*Leonate*），劇中頌揚專制及賢明君主的詞句經莫里哀的口中傳出，便已使他得着這位初登寶座的法王之歡心了。此時明主與詩人的心中，已不知不覺有一種契合的感應：一個是自負不凡，愛好文學，希望所有的榮譽都歸到他一身的少主，一個是文思煥發，懷才待遇的作家，所以他們第一次相見便已是極相投了。莫里哀雖然有時不免過於趨承王意，但我們要知道假使沒有愛才的路易十四，沒有他的保護，則莫里哀亦不過空負着奇才，而不能發展，所以他偶爾過分的阿諛，正是他報知己的地方，並不能怪他，而且在這種君主專制的時代，做臣子的能够不謙卑低下麼？

在表演葛乃伊這一劇的次日，路易十四想證明他的滿意，因指定王宮附近一大廳名小布奔（Petit Bourbon）的給光明劇團為表演的地方。他們在這裏便一連演了七八天的悲劇，但是他們簡便，自然的態度，為一班習於沉重做作的觀聽者所不歡迎，他們表演後的成效因此也不大；直到莫里哀自己編的輕率人與戀愛的煩惱表演了之後，這纔令人驚奇羨慕，尤其是他自己扮演其中的主角，使人心服。

到次年（一六五九）的冬間，已在南方知名的可笑的貴婦人們（Les Précieuses Ridicules）在巴黎上台了。此劇比以前的兩種成功更大。這是第一次他對於那為害文學的淺薄主義及做作主義下攻擊令，將一班外省的假「藍襪子」刻薄殆盡，所以演出後雖得大眾的歡迎，但同時也為許多人所議論，尤其是當時巴黎最著名的，愛好文學的貴婦人「紗籠」（因為是韓蒲野侯爵夫人 Marquise de Rambouillet 的主人，這個紗籠就叫作「韓蒲野紗籠」）以為恰正受指責譏笑了，不免發生憤怒與怨恨。這裏的高雅男士與女士都聚着紛紛議論，結果他們覺得一個有勢力的人將這本喜劇停演了。祇是莫里哀並不心急，他將劇本送至路易十四處，馬上使得再演的許

可。而這次一連演四個月，都是一樣的成功，反對他的莫奈他何！

在這個時候，小布奔的大廈要拆毀以改成盧敷（Louvre）宮殿側邊的大柱，因此光明戲園又將無地可容了；不過大家何必爲他們擔憂？有法王在，他們會無着落麼？我們知道他們表演的地方發生了問題後不久，路易十四便命令財政總管將皇宮裏的戲院大廳讓與他們。莫里哀從此便更與朝廷接近了，他的名譽也一天天的增高，那自不必說，因羨慕而妬嫉他的人，也隨着一天天的加多。在離開小布奔以前，他們又得到一種新的成功及壞的議論：這就是在這年（一六六〇）的五月，莫里哀爲得回答反對他的那些鼓譟的聲音，自己扮演着他所編的斯加拉赫（Scarron）的主角！這雖是一篇短短的獨幕劇，但演得非常長久，在一班稱贊的人中，有他的同學夏培爾，愛諾（Hennault），大詩人拉風丹（La Fontaine），巴樂（Boileau）等等，他們這些人從此便組織了一個保護莫里哀及其著作的先鋒隊。

在一六六一年，不知爲什麼莫里哀忽然寫了一篇悲劇叫作嫉妬的王子（Le Prince Jaloux），這種規規矩矩的，情感的研究，與他以前的滑稽刻薄態度完全不同，結果竟大失敗了。因爲在這種

時代，最不作與參雜的形式，生命的多方描寫，還不爲法人所注重，他們那刻板文章的腦筋，仍舊是爲那紛擾一時的三一律所惑，所以不獨時間，動作，地點須合一，就是劇本所感動人的地方，都要統一纔好。怎麼一個嬉笑諷刺的作者，忽然板起面孔來作正經的描寫呢？這是他們不允許的。但是莫里哀對此並不失意，他有的是不能竭盡的才情，大家不合意這一篇麼？他那參合着倫理與滑稽的丈夫學校（*L'École des Maris*）一劇，又在本年六月間上台了。這篇的成功，不獨使作者收回爲嫉妬的王子所失去的地位，而且識者已覺得他在喜劇的藝術上，更有所增進了。只是這篇與其他諸篇不同，對於莫里哀的生活上，有一種特別的關係；在許多客觀的觀察中，可以看見他一些主觀的感情。因爲在這個時候，莫里哀已有四十歲了，他正預備與十九歲的阿滿得貝霞爾（*Armande Béjart*）定婚，但兩人的年齡既如此相差，而阿滿得又是輕飄不定的性格，莫里哀想到他自己的現在及將來，知道將有困難或不幸的事發生，只是他既然非常愛她，所以想用一種寬厚丈夫的氣概來完成他的幸福，而這種感情就在丈夫學校一劇中表現出來；他那一時樂觀，一時又悲觀，忽然被感動，忽然又痛苦的一種紛擾不定自相矛盾的心情，完全借此劇中兩個丈夫的談話說出了。

丈夫學校一上台之後即大受歡迎，同時法王還要莫里哀供給一篇花樣新奇的喜劇爲宴會中間休息時表演之用，於是煞風景的人們（Les Tactem）就在本年八月間奏演了。這篇描寫着許多種類人的性格，真是用生花之筆寫出來的。不過他的聰明譏諷又使他得到許多新的仇恨：因爲以前他還只攻擊一班淺薄的貴婦女及高等侍從之類，現在呢，連他們的主人如公侯權貴之類都敢於譏笑了。這是路易十四給他這種自由與膽量的，不然，他這樣一個「布衣」敢來侵犯那些權貴？

方纔所講莫里哀將與阿滿得貝霞爾結婚的計劃，果然在一六六二年的二月二十日實現了。證婚的有他的父親約翰波克蘭，她的姐姐馬德蘭貝霞爾，她的哥哥路易貝霞爾，及其他幾個親屬。這個能使奇才如莫里哀都顛倒的女孩子阿滿得到底是從何而來的呢？我們可以在這裏簡單的說幾句：她是那個著名的馬德蘭貝霞爾的小妹妹，當「光明戲院」初成立的時候，她還有數月的生命，她的母親既已去世，她差不多就是她的姐姐和莫里哀養育大的。她從小即聰明可愛，所以她早已得到這位撫育者的歡心；而這種感情便因她的年齡增高，容貌增美，改變成爲一種愛憎了。

莫里哀雖然懂得這種婚姻的不相稱，但像他這樣的一個詩人能够戰勝愛情的魔力麼？

在她結婚後的數月，莫里哀小姐（因為法國在十七世紀不是貴婦人不能稱為太太，所以阿滿得貝霞爾小姐結婚後，仍舊稱為小姐，但改用丈夫的姓罷了。）加入「光明戲院」團作為社員之一，但她正式演戲還在她生了第一個小孩之後。莫里哀呢，雖在度蜜月的時候，他還是沒有停止他的工作；因為抱定了必要得到家庭幸福的觀念，而且想用寬宏與溫柔去求到此幸福，他從丈夫學校一劇中又得了寫妻子學校（L'École des femmes）的材料。其實這兩篇的意思都差不多，結論也是一樣，但分析的工夫更加深刻了，興致也感動人些，文筆更是生動光彩了。所以自從聖誕節上台，一直演到明年的四月都不會停歇。但這篇又引起多少的反對，交換過多少激烈的言語和文字呢？不過在這個時候，那怕一部分人的反對，莫里哀仍是得到多數識者的同情與羨慕，此外法王還加他一種新的恩惠：他以滑稽詩人的名義從此每年能夠得到國家一筆津貼了，這是他最榮耀的事！

他既是這樣的受恩寵，仇人益發想尋隙陷害他，但他們何嘗是莫里哀的對手呢？他不等他們動手，他早已向他們先開鎗了；妻子學校的批評（La critique de l'École des femmes）獨幕

劇在一六六三年的六月一日又在皇宮演起來，可是這次結下的仇恨更大了。據說有一天莫里哀在凡爾賽行宮遇到某公爵——他在劇本中刻薄譏笑的那種人——此人向他走來好像與他親近似的，而暗地裏卻用他上衣很尖利的扣子將莫里哀的面孔擦出血來了。這樣的侮辱，若非法王出來干涉，將此人加以重大的責罰，則以後莫里哀還敢當這班人嗎？在這時，那一班反對他的正預備演一篇妻子學校的批評之反駁。但莫里哀不等待他們的攻擊，又馬上寫了凡爾賽宮中的急就章（*L'improvisu de Versailles*）。這篇獨幕劇，就於十月十四日在凡爾賽行宮裏排演着，比反對派的那一篇要早三天。他們知道自己的才力究竟不行，於是有人向路易十四上誹謗他的呈文，說莫里哀是娶着他姘婦的女兒，這真是其慙不可及了！他們這種卑鄙的行爲表現後不久，在一六六四年的二月二十八日，莫里哀得了第二個兒子；法王得了這個消息，爲得趁機會向詩人益發表示他的愛重，便做了初出世小孩的乾父，而且請多爾列安公爵夫人（*Duchesse d'Orléans*）做乾母。莫里哀的光榮總算達於極點了！反對他的也沒有什麼辦法。

在這個光榮日子的前一月，行宮內因要大開跳舞會，莫里哀又編了一篇很短的喜劇叫作強

迫的結婚 (Le Mariage forcé) 有人說，這是取材於當時某伯爵的真實故事。此人在英國時曾與彼國的某小姐定約，但後來他又一溜煙跑了，她的兩個兄弟知道這事，因急急追來提著刀子逼迫他與妹妹結婚。有人說，此劇中女主人的描寫，很與阿滿得的情形相似，她那種揮霍的生活已漸漸使這過勞的，有病的莫里哀，感到非常的不安與痛苦了，所以不知不覺地表現在他的作品中。這也大概是可靠的，因為他本來就是一個最悲觀的人，現在自己造成這樣一種境遇，他能夠不笑他自己的錯誤麼？不過他精神上雖是消極，但對於作品總是努力的；只要朝廷宴會中需要賞心的材料，他無不立刻供給。在本年的四月間，凡爾賽行宮尚未修理完畢，法王又預備一個大跳舞宴會，莫里哀為此即寫了愛理得公主 (La Princesse d'Élide) 一劇，那不必說總是備受歡迎的，而阿滿得，杜巴爾克，德不易 (De Brié) 三位美麗多才的「仙人」尤其大出風頭，使許多人為她們顛倒。

此時莫里哀還寫了一篇形容假裝誠信的教徒叫作虛僞人 (L'Imposteur)，但這時還只有前三幕，也在王宮裏演的。雖然路易十四，王后及太后都是宗教觀念極深的人，但他們並不覺得這

是梅農宗教；只有一班真是假道德的貴族纔感着俗所謂「做賊人心驚」的味道。演的時候因有君后在坐，他們不敢發作；一到第二天，他們的憤恨便爆裂了。他們抬出巴黎的大主教——路易十四的懺悔師——來向法王陳情，說一班確實忠信的教徒也被莫里哀的諷諷所傷害了。路易十四只得表面上給他們一種滿意，就是此劇不能在民間戲院上排演，因為一班民衆還不知道分別好壞的原故。一方面他既作此敷衍，一方面當羅馬教皇爲某事差遣紅衣教主至法王的楓丹不落（Fontainebleau）行宮時，他還是叫莫里哀來表演劇曲以招待客人。這位教主也覺得滑稽詩人的作品是很有趣，並不以爲有什麼褻瀆宗教的地方，所以結果上，這篇虛僞人得到演奏的允許了。在十一月莫里哀已將此劇的五幕寫完成，就在龔德王子（Prince de Condé）的府第內開演了，以後接着又在宮裏及行宮裏演了多少次，但要上公共戲台，則還須等待五年而且莫里哀雖是勝利者，但反對他的仍是不服氣，聖巴得勒米（Saint-Barthélemy）教堂的教士竟上書法王，說他是人面獸心的魔鬼，值得活活地燒死。莫里哀爲回答這種狂吠的聲音因寫了一篇霜先生（Don Juan）於一六六五年的二月在皇宮內排演了。霜是一個最無宗教思想的輕狂少年，所

以使仇人更信作者是有意侮蔑宗教，但霜在結果上竟陷到地獄中去了，他們因此又以爲這是莫里哀的懺悔。其實他們究竟能够懂得什麼呢？本來這篇的題材都是完全取自西班牙，莫里哀大部的意思還在借牠來描寫當時一班年輕侍臣的敗德。不過一班蠢才既是那門反對，所以從第二次表演起，他不得不將那窮人向霜先生求施，霜要他否認上帝纔施舍的一段刪去。而且一共只演了十五次，戲目上就沒有這篇的地位了。只是反對他的雖不遺餘力，但路易十四的愛重保護也是有加無已；在本年八月的時候，他將莫里哀叫來，封他們這個「光明戲院」的這些社友爲「王家喜劇演員」，這個名稱增高了他們的身分，使他們的仇人從此不敢對他們輕視。可憐這掙扎了差不多半生的詩人，正需要這種保護，纔可以更向前奮闢，發揮他那不盡的天才呵！

這位善於觀察人生的作者，在已經描寫了淺薄者，大人物，權貴，宗教上的假信徒等等性格之後，現在他要來攻擊當時一般驕矜無識的醫生了。他對於他們無效的醫術，只覺得是一種裝腔作勢；醫生（Les Médecins ou l'Amour Médecin）一劇就是這種感覺的表現。這篇三幕的喜劇於九月間在皇宮裏開演了，使一班觀者笑不可仰。本來刻薄醫生的笑話，從中古直到當時的西班牙

牙，意大利都是常常有的，不過那些都是極平常，無變化，至於莫里哀的呢，是對於當時愚蠢而無學問的醫生，作一種真實的描寫，所以使身受其毒的人特別感動。在這種時候，莫里哀的身體已非常衰弱，而且有了肺病，精神上呢，更是感到各種的痛苦：一方面，虛偽的人及霜先生始終還禁止排演他方面，那受他的指導及鼓勵的年少詩人哈辛在此時竟忽然棄了他，且將他那曾在莫里哀的戲院裏演過的德巴易得一劇放到那反對派的布葛尼戲院去演，以與莫里哀競爭，而這便是杜巴爾克女名角將來離開皇宮戲院而跟哈辛去布葛尼的張本。此外呢，他夫人輕佻的性格始終不會改善，查備規勸也罷，溫柔對待也罷，她總是一樣的無所感動。

在這一年的冬季，他大病一場，幾乎至於死去，我們可以想到他心身所感的痛苦。但這又有什麼可以來安慰他呢？他想着：一個碰命奮鬥忍耐的人，結果不過如此，這不是令人最灰心的事？但生命既然還依戀着他，那麼將人事看淡一點，不要管阿滿得對他的感情如何及其他的，一切，只學學哲人的生活算了罷！他一邊獨自縈思，一邊就不自覺的將消極的心影留在紙上了。他這種被妻友的欺騙及社會不了解所深刻傷損了的心，發洩成文，也好像喘了一口氣，報復了一點仇恨，而因此

得着少許安慰。一六六六年的六月，厭世者（*Le Misanthrope*）上台了，這就是他失望的呼聲。在這篇喜劇裏，我們看不見他平常喜劇中的滑稽、機謀、笑話等等，這裏只有一個人——厭世者——的感情分析，及圍着他的社會心理之描寫，人類的某幾種心情從沒有像這樣表現得深刻的。所以這篇雖名為喜劇，還不如說牠是悲劇。當牠初次在一個「紗籠」裏試讀的時候，一班懂得文學的人都極為頌揚，但一上戲台，觀衆的知識太不齊了，便不容易了解他這篇意義高深的傑作，他們看了覺得奇怪，而且失望。戲院賣票的收入，從演第一次起便逐漸低下去，一直落到極微而不能開演。

爲得救濟這種失敗，莫里哀不得不付奪觀衆的心理，而趕快寫一篇開心的東西。只要他一搜求舊材料，便又得了不願意也是醫生（*Médecin Malgré lui*）一篇。果然這篇大受歡迎，而厭世者因之又能夠常常附帶上台了。當莫里哀剛剛得到這種勝利的時候，他又須應付法王的需求，因爲行宮裏又將大開冬季跳舞會，當時需要各種的遊戲，莫里哀自然應供給戲劇一方面的東西。從本年十二月到次年（一六六七）的二月中旬，他已有三篇喜劇排演了，這就是梅麗瑟德（*Mélicerte*）、滑稽的牧曲（*La pastorale comique*）及敘敘里人（*Sicilien*）。只是這三篇都是爲跳舞用

的，沒有什麼深刻的意義，而且滑稽的牧曲一篇現在只有殘缺的幾段，所以我們研究莫里哀著作的人，對於這幾篇已不甚注意了。

可憐這有求必應的詩人在此時實在被過度的工作及精神上的痛苦所壓迫得不堪！他妻的性格是無法可醫治的；他的著作呢，並不能得到許多真實的了解與同情，有時受歡迎，有時被攻擊，牠們的命運有如三春的天氣，晴雨無常。要是一個意志薄弱的人，受此多方的挫折，早已垂頭喪氣不願再長此奮鬥了。可是法國該得有這樣一個奇特的詩人，他們的文壇上該得留下這許多不朽的作品，所以莫里哀也就能够放開一切，爲他的思想，他的著作做牛馬！而他此刻所念念不忘的，就是虛僞人能得再演的問題。他重新請求路易十四，結果法王在去北方打戰的臨行時候，便允許了他。只是此劇的名目須改爲班緣呂夫（Parolphe）而不用達爾杜夫（Tartuffe）——虛僞人的又一名——；以前本來是刻薄宗教上的虛僞者，現在卻改爲政治上虛僞者；以前這人穿着道袍，現在就改成官服，總之這無非求不觸犯那些教士先生們罷了！形式上作了這種修改之後，便於本年的八月間在皇宮戲院裏排演，這次的成功可真大了，戲院門口擁擠得幾乎要踏壞人！

不過一方面雖大受歡迎，他方面却仍爲那些假惺惺的教士所仇恨；法王既不在巴黎，警察廳的權力完全握在議院的手裏，而這位院長先生也大不歡喜莫里哀的這種思想，所以這篇虛僞人僅是曇花一現，又摧萎了！不獨戲院的門在第二天即關起來，門前還有警察把守着，廣告更是扯得一踏糊塗了！莫里哀托人去交涉，也是無效；不得已只好差劇團中兩個最能幹的人去北方乞靈於路易十四菩薩，菩薩果然招待他們很好，且答應回巴黎後再來審查這劇本，以便再演。不過使者的旅費花去了多少錢，而菩薩還是遲遲地不即回來！同時巴黎的大主教又頒佈命令：說如有教士去看了，聽了或讀了這篇喜劇，不論是在公共場所或於私人的地方，都有被逐出教堂之外的危險。

等了一個月，路易十四終究回來了，但是氣餒的莫里哀此時已是愁病交加，有再不能奮鬥的情勢了！他真想退出戲院，不再度此無味的生涯，後來因爲一班朋友的勸勉，他纔重以厭世者一篇上台。他所以再得振作，一方面既因朋友們的勸勉，一方面也因法王的要求。而他在幾月的休息中，不獨將努力的精神完全恢復，且還寫了一篇安非偶翁（*Amphitryon*）爲宮中一六六八年新年遊戲之用。這篇的題目是蒲落特及何特烏所做過的，但莫里哀的，自然另有他的風味，那種深刻的

形容譏笑，可以看出他的藝術之高深。在這篇演過之後，他又一連編了兩篇：佐治且丹（George Dandin）在六月裏演了，慳吝人（L'Avare）在九月演了。慳吝人描寫的細緻真切，使我們儼然看見一個實際的守財虜！這篇既不帶攻擊宗教與貴族的色彩，文章又是極其美麗多趣，所以上台後大得觀者的歡迎，而無反對。

只是莫里哀並不以慳吝人的成功爲滿足，他始終覺得以不能排演虛僞者爲憾事。但還有什麼辦法呢？時期不到，是不能不忍耐一下的。在他對此失望的時候，忽然在一六六九年的一月，羅馬朝廷與教皇克來芒第九（Clement IX）和平的消息到了，而因此虛僞人也得公開演奏的允許了！當得到允許的那一晚，此劇就上了台，戲場的內外是擁擠得不堪，大家都覺得以看到爲幸。好了，這次作者可以放心而且安慰，不必再顧慮禁止的危險了；觀者呢，也不必恐慌沒有賞識的機會，因爲從二月初教堂的和平簽字後這一晚起，一直到復活節，都是繼續着演的。

莫里哀在這種大勝利的時候，應該是如何的高興呢？但別的不幸早又在那裏等待着他了！在二月二十五日，演第十次虛僞人的那一天，他的慈父約翰波克蘭忽然死了！他死時，所有的事務都

是一路糟，統待他的兒子去清理，本來他在最近一年前，經濟很困難，莫里哀幸得不曾忘恩，以大筆款項接濟他，所以現在他雖然不免哀傷，但無後悔之處，而且約翰波克蘭死時已有七十四歲了，他又何能久留這高年的老父呢？

3. 晚年

在虛僞人得正式表演的許可這一年，莫里哀已有四十七歲了，他將近三十年的奮鬥，為真理的奮鬥，可以說在這一年的得完全勝利，反對他的以後雖然不免有時還要和他為難，但再不能有若何實在的效果了。他最大的貢獻，就是將思想的自由從遺傳習慣的藩籬中釋放出來。現在一帆風順，只要天假他以年，斷不至有江郎才盡的時候。我們知道在虛僞人正在演得熱鬧，他又須應法王的要求了，他能用十九天的工夫編寫，排演，一篇三幕跳舞喜劇布爾索尼克先生（*M. de Bourgeois*），而且在預備這篇的時期中，他每天還須扮演那常演的角色。這種超常的才能不是令人驚奇麼？

這篇布爾索尼克先生是作者少年在外省生活時最顯明的紀念，劇中的人物也是外省的模

樣，不過他所諷刺的，還是那不合科學的醫學及無知識的醫生。當時一種普通醫病的方法，就是開脈管取血，無論什麼病都是如此，並不知道用別的方法，所以被這班愚醫所害死的極多。他的老先生，我們在以前講過的那與笛卡兒學派相反的加桑地，就是爲得在一天之中一連開了十三回血管死了。這是最著名的一個，旁的人還不知有多少。此外當時這班守陳法的醫生，對於血脈循環的新道理也不相信，以爲這是異端邪說，所以莫里哀遇着機會就盡力描寫刻畫他們不遺餘力。因此他不獨是教士的仇敵，而且也是醫生的冤家！

路易十四呢，雖是專制君主，但思想也極新穎，他不獨與莫里哀同是進步的保護者，而且有時還給他以喜劇的新材料。比方一六七〇年二月所演的華麗的情人 (*Les Amants Magnifiques*)，題目就是他所供給的。這是寫一個闊氣的兵士愛了一位郡主而且也被她愛了，但因爲階級不同的關係，他們恐怕社會指摘，許久都不敢結婚，不過結果還是如他們的願望做了。以當時的社會，當時的時代，這種思想不獨是新奇，而且舍得有革命的意味了。這是法王聰穎的地方，但也是他這時人才能將這篇寫得美麗。

在演華麗的情人以前不久，土耳其差了一個大使到法國，接待他的一天，路易十四穿着極華麗的衣服，佩着許多珠玉鑽石，坐在一把嵌銀的交椅上，真是一表人物，令人尊崇羨慕。但這位士大使並不表現怎樣驚奇的神色，他假裝作不覺得似的，他的一班隨員見他如此，也學他一樣的態度。這樣便引起法王一班阿諛侍臣的憤恨；他們想着：野蠻人不識體統，應得與以德罰。因此當本年秋季法王在香港（Chambord）狩獵時需要遊戲的材料已有了，這就是拿土耳其的人來開玩笑，恰好有一個在土耳其住得很久，的法人從那里回來，他便幫助莫里哀編那譏笑土人的舞蹈喜劇鄉紳（*Le bourgeois gentilhomme*）。不過莫里哀的心情並不是他們那般仄狹，他的喜劇豈能僅為這點小事，而不含深沉的意義麼？所以表面雖似形容土人，其實他還是繼續攻擊那些因社會不平等所生出來的虛榮心，及一些愚蠢的思想。這也還是他在外省時所留下來的一些感想，劇中的主人翁庶丹先生（*M. Jourdain*）就是一個絕無知識而切慕虛榮的人，這與他以前寫的可笑的貴婦人們是同樣的意義。這班遠處在外省的中產階級男女，只想仿效巴黎貴族的身分，結果不獨學不像，倒反成爲笑柄！

在這個時期中莫里哀對於作品的表演上既不會感到阻礙，身體上也似乎沒有什麼痛苦，他們夫婦間的感情覺得較以前和洽一些。他在戲院工作有餘的時候，常到多德依（*D'Autenil*）郊外去過一些清閑的日子，以洗滌巴黎城市中的煩囂。這種安寧的心境在他的生命中是不可多得的，以前既不會有過，恐怕以後也不會再有了罷？他應該如何好好地享受呢？但他是一個勤勞富於思想的詩人，在幸福的時候正好專心寫作，此外宮中的要求是無止境的，他即欲懶惰，也是不可得。比方在這年（一六七一）一月間所演的卜西雪（*Psyché*）一劇，又是法王所要他供給的。祇是因為當時需要得過急，他不得不請葛乃伊幫忙，所以這篇還算他與葛老詩人合作的，材料則取自拉楓丹的小說。

這一劇在宮中演過後，便預備放在皇宮戲院裏演，但因為幕景繁多，排演不易，耽擱了好久。在這種等待的時候，莫里哀就寫了一篇斯加班的鬼詐（*Les Fourberies de Scapin*）於四月間演了。這篇完全以結構及滑稽勝，意思則稍帶革命的精神；因為斯加班不過一僕人，竟能夠因他的鬼詐使他的老主人不得不依從兒子的願望。當時演這個主角的，既是莫里哀自己，所以成功也是特別

的人。不過他的一些朋友——尤其是巴樂——見他如此的勞苦編寫、排演、上台，都是他一個人，早已覺得這會引起大不幸的事來；他們勸他只純粹做一個詩人，專門著作，將管理及演奏的事務托給別人去幹。但他不獨不肯信，而且說這是一種榮耀！

本來他身體雖然衰弱，心境雖然不安——他少年妻子所給他的苦痛——但他歷來經理慣了的事務，一時實也無從擺脫。比方每天還在演斯加班的鬼詐時，又要排演卜茜雪，卜茜雪剛剛上台，法王的兄弟預備結婚，宮內的大跳舞會中又須莫里哀去編插喜劇了，爲應付這種要求，他即刻就寫了兩篇：一篇叫作牧曲（La Pastorale）（現在已不存在了），一篇名爲愛斯加巴尼（伯爵夫人）（La Comtesse d'Escarbagas）。這篇喜劇仍就是作者在外省時的感想，形容那些只想富貴的愚蠢世俗女子。

莫里哀是這般牛馬似的勞苦，到冬季時果然又大病了，他的肺結核一天天的沉重，他現在雖想掙扎也是不可能，在次年（一七七二）的二月十九，一個使他悲傷的消息更將他的病加重了！我們還記得那個決定莫里哀一生事業的，他的第一個老朋友馬德蘭貝霞爾麼？她就在那一天辭

別詩人了他此時心中的感想何如？一切都要由衰老而至於死的，他已走到了最後的前一步，末日不是也很近了麼？他此刻不獨傷痛已經長逝的朋友，還爲自己的身世悲哀呢！但是我們曾說過，他的性格雖是素來悲觀，對於著作卻是最積極的，所以在這種身心大受挫折的時候，他還寫了一篇博學的婦女（*Les femmes savantes*）在三月中演了。這篇的意思，仍舊是攻擊那班無知識的假「藍棧子」，因此從前爲可笑的貴婦人們所引起的仇恨，一時消滅後，現在又爲這篇又復生了。而且這篇比前篇描寫得更深刻尖利，所以識者固然是特別贊賞，反對的也就特別憤恨。

這次戰爭經過後，不覺又來到一個使詩人悲傷的冬天——可憐他最後的一個冬天——在這時，一方面戲院裏發生吵鬧的事情，莫里哀被流氓擲的煙斗打傷了；一方面他與他的朋友，那常與他合作的意大利音樂家呂理（*Talil*）忽然有嫌隙。因爲呂理已得路易十四的許可：從此凡百歌唱，舞蹈的劇曲都是他的特權。莫里哀的喜劇有許多是夾着舞蹈的，因此不能不減少人數，否則即與他有競爭的嫌疑！這種情形不使詩人傷感他在法王面前的影響減少了麼？他的保護於詩人是何等重要呢？他正在不幸之中，還能受如此的打擊麼？這就是在這種無處不失望的時候，他寫了

最後一篇喜劇，名為幻想的病人（*Le malade imaginaire*）他自己勉強演了三次，在演第四次
的早晨，他忽然覺得特別難受，他自己知道這是他的末日到了！他的妻求他在這天不要登台，但他
回答說：「這有什麼辦法呢？假使一天不演，那五十可憐的工人如何生活呢？」結果在四點正鐘仍
舊是開幕了，他勉強表演到半途，實在支持不下去，觀者也察覺着他的辛苦，但他看見別人已經有
這種感覺，於是他用一聲大笑來掩飾。那知這種使人曾經開心過多少次的笑聲，這種遮掩他自己
苦痛的笑聲，就是他最後的一次，從此便不能再振動到人們的耳鼓中了！當時大家急將這個真正
的「幻想的病人」抬下，用轎子送回家中。他一陣喘咳便吐出許多鮮血！一面叫人去請他的夫
人來遺囑一切，一面差人去請教士；那知找了兩個教士都不肯來，第三個雖願意了，但他到時莫里
哀早已魂歸天府，就是他的夫人也不會來得及送終！因為多量湧出的血將他的氣管窒塞了，他就
是這樣孤獨的死在他施恩的兩個女兒腕中！這天是一六七三年的二月十七日，（正是他的老友
馬德蘭貝霞爾死後的週年）他享年五十一歲，留下一個將來要再嫁的少妻及一個女孩子！

詩人死了，現在的困難就是他安葬的問題：他生前既為真理而刻薄，諷刺過許多人，他的仇敵，

尤其是那些假正經的教士，當然還是含恨的，所以他們拒絕在他臨死時替他施行教禮，他方面根據法國一六四六年的儀節律，喜劇演員，亦如其他不道德的人一樣，如果在死時不曾正式懺悔，則不能用宗教的儀式安葬。當時的人是以不得宗教式的安葬為不能使死者的靈魂安慰的，所以「莫里哀小姐」為此向巴黎的大主教要求，不得許可後，又向法王跪請，但他們既是政教分立的，路易十四也不能怎樣袒護死者，結果大主教雖允許了，但須遵守下面的條件：假使要用宗教式安葬死者，就不可熱鬧，只能請兩個教士，而且出葬的時刻須在半夜！

這就是在這一六七三年二月二十一天的黑夜裏，莫里哀那奮鬥一世的身軀就從他的住所被人悄悄地搬到聖約瑟（Saint Joseph）公墳裏埋葬了，伴送的除他的夫人以外，只有幾十個朋友。當時一班閒人見是著名的優伶（他們自然不懂得他是大詩人，哲學家）出葬，大家都來看熱鬧。他們是那般人山人海的擁擠着，莫里哀夫人起初還恐怕是來報死者生前仇恨的，所以急急拿出許多錢幣來分給他們。其實這班可憐的人不獨毫無惡意，而且恭恭敬敬地跟隨着詩人的靈柩歸墓地去，到也點綴了這種冷寂簡單的葬禮！

三 他的著作

1. 著作的述略

莫里哀的生活情形我們既然已經知道了一個大概，現在要談到他的作品了，因為要知道我們所述他的作品之大略，則先將那幾篇最重要的喜劇提出分析，或者對於前後所談的有點補助也不可。而在提出重要的篇數以前，我們或者也願意看見莫里哀所有著作的一個年代表，以清眉目。現在就先將此表排列如下（這以在巴黎表演的年代為標準）：

- 一六五八——輕率人 (*L'Étourdi*) 戀愛的煩惱 (*Le Dépit amoureux*)
- 一六五九——可笑的貴婦人們 (*Les précieuses ridicules*)
- 一六六〇——斯加拉赫 (*Sganarelle*)
- 一六六一——嫉妬的王子 (*Le prince jaloux*) 丈夫學校 (*L'École des Maris*) 殺風

景的人們 (Les Sacheux)。

一六六一——妻子學校 (L'École des femmes)。

一六六二——妻子學校的批評 (La Critique de l'École des femmes) 凡爾賽宮中的急就

章 (L'Impromptu de Versailles)

一六六四——強迫的結婚 (Le Mariage forcé) 愛理得公主 (La princesse d'Elide)。

三幕虛偽人 (L'Imposteur 或是 Tartuffe)。

一六六五——霜先生 (Don Juan) 名石宴 (Le Festin de pierre) 醫生 (Les Mé-

decins) 後改爲醫生的愛 (L'Amours Médecin)。

一六六六——厭世者 (Le Misanthrope) 不願管也是醫生 (Le Médecin malgré lui)。

梅麗瑟德 (Mélicerte) 滑稽的牧曲 (La pastorale comique)。

一六六七——彼敘里人 (Sicilien) 五幕完全的虛偽人。

一六六八——安非個翁 (Amphitryon) 佐治旦丹 (George Dandin) 慳吝人 (L'Avare)。

。))))))))))

一六六九——布爾索尼克先生 (Monsieur de Pourceaugnac)。

一六七〇——華麗的情人 (Les amants magnifiques) 紳紳 (Les bourgeois gentil-hommes)。

一六七一一——卜茜雪 (Psyché) 斯加班的鬼詐 (Les fourberies de Scapin) 愛斯加巴 尼司伯爵夫人 (La comtesse d'Ecarbagnas)。

一六七二——博學的婦女 (Les femmes savantes)。

一六七三——幻想的病人 (Le malade imaginaire)。

我們現在依年代的順序，先將十篇最重要的說明如次：

一、可笑的貴婦人們——小富人葛幾布斯的女兒瑪德隆和她的叔伯姊妹珈多斯忽然變成非常雅緻高貴，當時有兩個年輕的紳士拉格蘭息及杜誇濟的真心向她們求婚，但她們因為覺得這兩人不夠雅緻，便拒絕了；他們為得要報復這兩姊妹給他們的羞恥，於是叫他們的兩個聽差馬斯加利及學德萊裝作她們所謂高雅的侯爵及子爵去求婚。她們兩個無知識專務虛榮的鄉下

女子果然優待他們，而且對之極其羨慕。但是當這兩個聽差正在那裏向瑪得能和珈多斯獻醜的時候，他們的主人忽然跑來了，他們告訴這兩位小姐說，那個侯爵和子爵乃是他們的僕人，這樣便使她們羞慚到無地可容了！

二、丈夫學校——斯加拉赫及亞歷斯特兩兄弟帶着兩個養女，都預備將來和她們結婚的。斯加拉赫對於伊沙白管束得極其嚴厲，但她還是有方法去愛一個別的少年；亞歷斯特對於萊安娜卻取寬容主義，反得着她的信心與感情；結果他的願望成了功，而伊沙白卻為少年瓦雷耐所得了。

三、妻子學校——亞爾諾夫有一個年輕的養女叫作阿妮斯，因為想她將來做他的妻子，所以防範極嚴，將她做奴隸似的關閉着。然而一個年輕的阿哈斯居然得到了她的歡心，且將這種勝利述給亞爾諾夫聽——他尚不知亞氏為阿妮斯的寄父——；不幸的亞氏知道了這種情形，便將養女關守得更利害，那知她會用許多的狡滑，將他瞞過，終究和阿哈斯結了婚。

四、霜先生——霜先生是一個很壞的少年貴族，他一生都是與上帝及人們開心的，當他棄下他的妻子愛爾維去和一個已經定婚了的少女結婚的時候，忽然一種大風暴將他及他僕人斯

加拉赫飄到某岸邊。他們兩人被那裏的村人救護了，而霜先生便以調笑其中的兩個女子名夏爾諾德及馬杜林娜的爲報酬！此時愛爾維的兄弟加樂斯先生爲他姐姐被棄的事來追尋約翰遇着強盜，霜將強盜打退了救出妻弟，加樂斯先生因爲這種恩德便饒恕了霜。以後霜來到他從前殺死的一個軍官的墓前，他便向着石像說話，還請牠去赴宴，那知石像居然首肯了；接着的一幕，就見這軍官果真來赴席，在談笑之間，他曾約定了還請的時候。但等霜先生到了約定的地方，那裏的地皮忽然裂開了，從中冒出許多火焰，他不能逃脫，便是這樣陷入地獄中了。

五、虛僞人——阿龔是一個小有資產的人，他與他的母親貝爾勒太太，他前妻的兒女大密斯，瑪利安及繼室愛爾彌同居着。他爲人本來正直，明白，但自從遇着了虛僞的達爾杜夫之後，便成爲極糊塗了。阿龔既是非常相信愛爾彌，他就整日地接待他，告訴他所有的家私，而且暗中竟將女兒瑪利安許給他。他們一家原是極爲和睦的，只是自從阿龔結交了達爾杜夫，他們便與家長對立了，因爲他們是不贊成達爾杜夫的。阿龔的兄弟克來安特勸他的哥哥不可相信這個虛僞的人，阿龔不聽；他的兒子告訴他曾親眼看見達爾杜夫向他的繼母獻殷勤，阿龔不獨仍是不相信，而且因此竟

要趕走大密斯！後來他簡直爲達氏的假道德所迷了，便逼着瑪利安嫁與他，暗中還將所有的家產相送，直到後來愛爾彌將阿麗藏在桌氈下面，叫他竊聽達氏向她求愛的言語，他這纔大悟了！此時他要將達氏驅逐出去，但達氏已有了接收財產的憑據，反要將阿麗拘囚起來，幸得國王差人來干涉，纔將這個人面獸心的達爾杜夫加以懲罰，而阿麗一家得以無恙。

六、厭世者——亞爾達斯特對於世間無論何人都感厭惡，他覺得大家都是戴着假面孔，沒有真誠的心地相示，他想這或者是因爲社會上各種的裁制有以使然罷，所以他極想遺世而獨立。他的朋友費蘭特卻全與他的意見相反，他以爲人類是善惡並存，不必怎樣樂觀，也不必怎樣悲觀。亞爾達斯特既是一個悲觀者，他對於一切的人事就應該很淡泊罷？不然他自己的言行是矛盾的：他愛着一個好裝飾而不良的寡婦（這就是亞爾達斯特這個人物所以奇怪的地方）在第一幕的時候，他到瑟麗梅家中想向她宣布愛慕的心曲，可是她出去了；在等待之間，忽然來了一個紳士阿洪特，此人將他作的一首小詩給亞爾達斯特看，卻被亞老實不客氣地批評了。阿洪特老羞成怒，要與亞決鬪，亞因此走出瑟麗梅的家中而不會看見她。在第二幕，亞已見着了瑟麗梅，但他正在等待

好與她單獨言情的時候，忽然聽差又報客人來了，而這並不爲別事，就是阿洪特使人來問決鬪時間的。他又不曾得到與她談話的好機會，在第三幕，亞又到了瑟的家中，但他正遇着瑟的女友亞爾西羅，拿着瑟寫給阿洪特的一封信，他因此嫉妬，又不曾與瑟談訴衷情。在第四幕，他與瑟爭鬪一場之後，正要得到她的回答，他的用人又爲打官司的事叫他去了。到第五幕，瑟所寫給許多男子的同樣書信爲大家宣布了，而爲大家所不齒的時候，亞還是願意娶她，但只要她能夠謝絕人世的來往。瑟對此有些猶豫，亞便不肯與她結婚了，他仍舊抱着悲觀主義，想在天下找一塊乾淨土去單獨生活。

七、慳吝人——亞爾八公是一個極富的守財虜，他對於兒子克來安特及女兒愛麗慈都是一毛不拔的。他因爲不肯給嫁資，便將愛麗慈許給一個老年的紳士，但她已經愛上了他的經紀瓦雷。有位瑪利安娜姑娘本來是克來安特所愛的，他卻想娶她爲繼室，愛克兩人遇着他們的父親是這樣胡鬧，正在沒有辦法的時候，克的用人福來喜卻替他們想了個主意。他知道守財虜最愛的是錢，他將亞爾八公的寶箱竊去，便逼着他答應不娶瑪利安娜，且任愛麗慈與瓦雷結婚，纔將錢財還給

他，亞果然愛錢甚過於愛瑪些，所以只要能够收回失去的錢財，什麼都能允許。這個計策成功之後，便發現瓦雷與瑪利安娜原來就是亞想將兒女許給他的那個老紳士的兒女！因此這兩對情人很滿意的去結婚，守財虜也非常幸福的重觀他的寶箱了！

八、鄉紳——一個因他父親做氈子生意而富了的俗人舒丹先生想變成一個有才能的人物，於是請一個教音樂的先生，一個教跳舞的先生，一個教哲學的先生，一個教舞劍的先生來學習各種的技藝。可是教師雖然請得多，他那種笨材卻一點也學不成。無賴多閑德想敲他的竹槓，便答應說在國王那裏常常談到他，以爲他將來進身之階。總之這個想做大人物的傻子，處處給人欺騙，敲詐罷了。他的女兒綠茜愛了一個普通人克來安特，他不允許，一定要將她配給一個紳士。克來安特的差人戈維埃於是替他的主人想了一個取勝的法子：就是將克來安特裝成土耳其的王子來向綠茜求婚。果然舒丹先生高興極了，這樣高攀還不願意麼？他毫不遲疑的便將女兒允許了他。

九、博學的婦女——中等富人克利查爾的妻子費蘭曼特是一個奇怪可笑的女人，她和克利查爾的妹妹白麗枝既都是毫無知識的人，卻想作成很有學問似的，而且她們這種淺薄虛假的病

症竟傳染給費蘭曼特的大女兒亞曼特了。女主人既是這種性格，於是她們客廳裏的裝飾品，就是那常來的，虛偽可笑的詩人迪所且先生。少年的克利丹得爾本來是向亞曼特求婚的，但因為她總不允許，老使他等待，他便將愛情移向她的妹子亨利愛德身上去了。此時費蘭曼特想將次女許給迪所且，明白的克利查爾卻不願意；他們兩夫婦為此爭論一場之後，還是利害的妻子得勝了。從此迪所且便幾乎成了他們家中的主人，整日的誦讀他所作的歪詩，叫她們羨慕。當亨利愛德正在有與迪所且結婚危險的時候，她的叔叔亞利斯特有一天忽然來報告大家，說他們家裏完全破產了。迪所且聽了這個消息，馬上就走了，因為他所想的就是亨利愛德的嫁資，其實這個消息是假的，這是亞利斯特設計使這三位「博學的婦女」看破他們的假詩人的。她們現在纔從夢中醒了，費蘭曼特就立刻答應將亨利愛德許與克利丹得爾。

十、幻想的病人——亞爾剛是一個「幻想」的病人，他一天到晚所念念不忘的就是他的身體；他雖然並沒有什麼疾病，但他腦筋裏總覺得好像有百病滿身。因為他整日與醫生接近，他竟想將他的女兒安琪麗嫁給某醫生的兒子。同時他的繼室白林娜因想在他死後得到大部的遺產，竟

用巧妙的手段使亞爾剛爲她而犧牲兒女。後來他的兄弟貝哈爾得將他的錯誤指出，他纔明白，而且允許安琪麗與她的愛人克來安特結婚，不嫁給醫生的兒子了。但這如何辭謝醫生呢？那自然非他自己來接待他，向他婉言不可；而他這種接待的儀式之可笑，就是莫里哀對於當時大學考取醫學博士時所用儀式的一種譏諷。這篇喜劇也就用這段滑稽的禮節收束了。

現在再仍依年代的先後說到次重要的八篇：

一、輕率人——來里愛了一個名賽麗的少女，但是她不幸被一班遊民賣給一個老頭子做奴隸去了，他想將她贖回，但又找不到這筆大的款子。他的用人馬斯加利是一個非常狡猾的人，見他主人爲困苦憂愁所變而無法解決，因想用他的鬼詐去將賽麗騙來；只是當他每次使用一些鬼計，每次也就被他主人的輕率弄壞了！這樣的情形經過多少時候，好事纔得成功，結果來里就與賽麗結婚了。

二、殺風景的人們——愛哈斯特愛慕着阿斐芝，他容易得到她的允許給他一次約會，不幸赴約的時刻將到了，偏偏就遇着一班不識時務的人來遲誤他的好事；第一個決鬪者將去，第二個

賭博的又來，接着又是兩個多言多語的女子，末了還來了一個打獵的及一個淺薄的文人，這樣雖將他的約會遲誤了，但結果他還是追上了她，而因此決定了他們結婚的問題。

三、強迫的結婚——奇怪而且半老的斯加拉赫已經定下一個貴族亞爾剛度的女兒多麗曼娜爲妻，但她是一個年輕愛裝飾的女子，他恐怕這種婚姻不會幸福，於是徵求兩個哲學家的意見，可是他們兩個只顧空談哲學上的名詞與典故的廢話，並不會回答他的問題。斯加拉赫氣着自己決定了，馬上去向亞爾剛度提起解約的事。多麗曼娜的兄弟亞爾希達是一個著名的決鬪者，見斯加拉赫要與他的姊妹解約，便請他決鬪；斯加拉赫不敢，決鬪者便逼着他與多麗曼娜結婚。

四、醫生的愛——斯加拉赫是一個富而吝的市僧，他因爲女兒綠桑德老是病着，便去請教四方的鄰人，看他們有什麼方法可以醫治她否。他們各人供給一些意見，但都是有利於自己的，綠桑德本人呢，則要求父親允許她結婚。只是斯加拉赫因爲捨不得給嫁奩，便不依從，他情願去找四個醫生來商量，可是他們開的藥方又都是互相衝突的。在這個時候，那個愛綠桑德的少年克利當德，裝着第五個醫生來了，他騙着斯加拉赫說，他的女兒是瘋了，須假意和他結婚纔可醫治。斯加拉

赫信以爲真，少年便將綠桑德領走了。（這篇第二幕描寫當時醫生診視的情形是非常真實而可笑的。）

五，不願意也是醫生——樵夫斯加拉赫每日將所得的工資都買酒吃光了，而且醉後總是將妻瑪丁娜打罵；她被他打罵得够了，便含着總要復仇的意念。一日，她遇着兩個爲他們的主人尋找醫生的人，止住她請她介紹，她便順口說，她的丈夫正是一個最好的醫生，不過他從不肯承認這個名詞的，要將他痛打了一頓之後，他纔答應。這兩人高興極了，馬上請斯加拉赫去醫病，但樵夫那裏肯假冒這種名目呢？不過請的人既已從瑪丁娜那裏得了祕訣，見樵夫不肯承認是醫生，便拚命將他痛打！樵夫因忍受不住，結果便只得承認了。兩人於是將他帶至齊洪特的家中，診視他的女兒綠桑德，他也儼然做出醫生的派頭，嘴裏胡說八道一頓。其實綠桑德本來是沒有病，只因爲她的父親不允她與愛人來安德結婚，所以特意裝作忽然變啞了；後來她的愛人與斯加拉赫串通了，裝成一個賣藥的，於是能夠與她接近，而將她帶走了。齊洪德知道之後，大發雷霆，要將這個假醫生吊起來！此時來安德恰好得了叔父的遺產，便與綠桑德同來岳父家請罪，齊洪德見他成了富翁，倒也不反

對他們的婚姻了。斯加拉赫因此也得保全性命回家，以後大概也不再打他的妻了。

六、佐治丹丹——極富的鄉人丹丹娶着破產貴族的女兒安琪麗爲妻，（這是說他用了一堆金錢去換了一個貴族小姐）但這位小姐是一個漂亮輕佻的人，她讓克利當德爾向她表示媚悅。丹丹過意不去，屢想將她這種情形訴之於丈人及岳母，但他每次都爲她的狡猾弄得反而無理了，結果還不得不向她的妻及丈人請罪。這時他纔知道高攀的虛榮是害了他！

七、斯加班的鬼詐——阿克達夫在他父親亞爾幹德出門的時候，曾與一個貧窮而不知根底的少女易亞桑德定婚，他的朋友來安德——齊洪德的兒子——也是同樣的情形想定下哲璧累德。後來這兩個父親回家了，亞爾幹德因想將齊洪德的一個女兒配給他的兒子，便阻止他與易亞桑德的婚姻；齊洪德因爲哲璧累德也是一個從小即被埃及人虜來的女子，須一筆大款纔可以贖出，所以也非常憤怒他兒子這種舉動。來安德的用人斯加班見他的少年主人及阿克達夫感到困難，因用許多的鬼詐從兩個老頭子那裏騙到他們結婚所需要的款項，而且將齊洪德關在布袋中打了一頓。後來發現了原來哲璧累德就是亞爾幹德的女兒，而齊洪德卻是易亞桑德的父親，因爲

她們兩人都是小時候失掉的。這樣大家都滿意了，他們四人的婚姻也無問題，於是也就原諒了斯加班的粗暴。

八、愛斯加巴尼司伯爵夫人——奇怪可笑的伯爵夫人常常幻想著，總以為自己是如何的美麗多才，每個男子都想媚悅她。其實呢，她本來也有兩人追求着，但這並非為她的才貌，卻是想她的財產！這篇在前面我們已經說過，原是莫里哀在外省所留的印象，是與奇怪的貴婦女及博學的婦女兩篇有同樣的意義。

2. 人物性格的分析

法國古典派劇曲家的共同長處，在於他們對於人物之性格的描寫，而莫里哀更為此中鉅子。描寫人物性格之必具的條件，一為感覺銳敏，一為觀察細緻，莫里哀的生性太善感了，所以在他筆底下，在他化身裏的人物中，一個個都生靈活現，綽約多姿；可是另一方面，他卻具有節制的力量，與深思的習慣，所以能使由他銳感所得的人物一切合於實際的周遭。他個人的生活既經如上面所述，在感覺與思想，理想與實際，腦府與心胸方面都豐富異常，則由其天才所造出的，當然是各如

其分的真實生活。莫里哀作品大部分的人物雖然都賦有作者的哀樂雛形，但是由其各個人物在社會的地位，道德的習慣，智識的等差，職守的同異，他都與以精深的研究，所以各個人物都各有其特異的面目，也即可以說各有其客觀的特性。

莫里哀初次回到巴黎時，所與往還的是當時的交際界同中流社會，他們宗教上的信仰屬於反天主教的「讓設宗」(Jansenisme)，哲學上的信仰屬於推崇理性的笛卡兒派，而關於人之感情方面，道德方面的研究，似乎是當時的急務，當時的清高事業。所以一時文字上的述作，「紗籠」中的談論，都以所謂「畫像」的為時尚，這就是根據古今來的人物之情感道德各與以特具的輪廓而定其臧否。莫里哀在這個環境中於是更加深其人物描寫的研究，他不特為各種外在條件的探尋，更於心理分析上致其大力。

他的缺點在於忽略人物自身外貌的描寫，比方人物的年齡職業等等，然而對於性格描寫之深入之有力，能分析，善綜合的本事，也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他的人物各型異常繁複，可是他使他們的動作語言，都能與他們所在的環境，及各人的本

性，有理論上的密合。往往由其確切而活躍的幾筆描畫，人物一入場，一開口，或者甚至於一說出名字，便將特有的性格和盤托出，這是何等的筆力！無論人物如何衆多，有如殺風景的人們，凡爾賽的急就章，愛斯加巴尼司伯爵夫人各劇，無論人物的智識與道德的情況如何的複雜，有如霜先生，達杜夫，亞爾達斯特，瑟麗梅，愛爾維等等，這位耐心的心理學家，這位不放過一絲的觀察者，能以同樣的細心，畫出不同的工筆。

總括莫里哀全部著作中的人物，以當時社會的地位來看，可以分爲三種：一是貴族，二是中流社會，三是齊民。他想由社會，家庭，智識，道德等等之所襯托的性格，可悲可笑的人物之多少，恰好以上述三種社會的順序爲比例。貴族社會最多，中流社會較少，而齊民社會因爲較有道理，所以他描寫得少些。我們且先看他如何描寫貴族社會。

貴族的本領，一是戲劇的鑒賞者，言多而誇誕，評誤而白驕；二是音樂的鑒賞者，偶作小曲，強聒別人；三是決鬪的酷愛者，動輒便尋釁俟隙；他們既是多情的種子，所以見人便談愛情問題；再開些的時候呢，就述那乏味的行獵故事中的獵人，或談幾擲不中的賭鬼；對於貴婦女們呢，莫里哀筆下

也沒有留多少情面，在妻子學校的評批中，雖有寬大溫柔的俞哈妮，可是克利梅等則真真是一世上最裝樣子的角色了。

上面所述，僅僅乎是貴族社會的一些雛形，這些名媛貴介最顯得性格全備的劇中，則以厭世者及霜先生兩篇爲最。作者之向虛偽及惡德宣戰的，就是將貴族的一切玩世的無恥的敗德凝集鍛鍊起來，所以這兩個劇本中以一斑得窺全豹。亞爾達斯特雖然與一班人樣在愛人之前容易示弱，但是可以引起同情與尊敬，若將他與那嫻於辭令，知道禮儀，可是欺僞百出，穢德彰聞的貴介相比，那就使人原諒他一些可笑的地方。霜先生的品德，真是一時無兩。他之無一絲義務觀念，無一點對於他所欺凌過的人的憐悔心，無敬意於其生父，無信義於其誓言與契約，這也算是宮庭人物的極致了。至於霜先生的周圍，則是西班牙的粗暴與法蘭西的浮囂所合產的一些人物，對於一切敗行，不特無改過心，而且也無悔恨意，較之霜先生也不過百步與五十步之差而已。

在厭世者劇中的各人物，除已經談過的亞爾達斯特，其餘的亦各有一種特殊性格，比方瑟麗梅簡直就是賣笑業的好手，那種冷靜操縱的本事，可以使直爽而溫文的亞爾達斯特一類的人百

無所可，使之絕望，甚至可以使之死。亞爾西羅愛尤爲下賤，因爲她想於假面具下掩藏一切的肆縱。至於其他的「親愛的夫人們」，更只有引起人們對於這個「上流社會」的憎惡。

關於貴族性格的描寫方面，莫里哀雖然在大聲棒喝的意思著筆，然而他的觀察是以自然爲依歸的，則各主要人物的左右，當然不能沒有變化，因爲自然界的人物決沒有完全一致的。我們可以在厭世者一劇中找到費蘭特這樣一個人，他雖因爲貴族社會的陶鎔，他的多禮鄰於諂媚，他的寬大鄰於漠視，但性格也還溫和，品德也還純正。此外虛僞人一劇中的愛爾維倒是污泥中的一朵奇花，她在愛情上的高華溫婉，在責任上的委曲犧牲，莫里哀差不多將她創造成一個悲劇上的典型人物了。

莫里哀雖然在生活上經過了社會上的各種階級，但他知道得最清楚的莫過於中流社會。他覺得如果將這三級的距離比較，中流社會是如何與齊民的一級相近，而與貴族的一級遠離。這一級既是社會上的中堅分子，所代表的性格當然也是特別的複雜，而邪曲的品行自然也是到處都可看見。關於這級人物特性的普通描寫，本來從蒲落特直到葛來伊都不曾中斷，但法國在十七世

紀的初期，這種和平講禮貌的時代，對於以前的許多粗鄙滑稽，簡單描寫都不歡迎了，而莫里哀劇中的斯加拉赫，亞爾諾夫等人物纔是當時合宜的模型。

因為莫里哀自己是一個才宏學富，而且從不以此自驕的人（他生前並不會印行過自己的作品），所以他最討厭那當時所見皆是淺學者。他們這班人只要懂得幾句拉丁文，或者做得幾首歪詩，便跑到「紗籠」裏去顯本事；有時本來是因為淺薄，有時還以此為進身之階，或以此騙人的財產（如博學的婦女中之迪所且）。不過僅有淺學者而無賞識他們的假「藍襪子」（如可笑的貴婦人們中之馬德隆，多斯，博學的婦女中之費蘭曼特），則他們也無所施其伎倆，也缺少着上當的人們了！

上面所講的是文學上的淺薄男女，至於科學上的，政治上的這類人物，也不能逃出莫里哀的筆下。有些學者早已證明他當時所攻擊的錯誤，如中流社會中的法官醫生等——尤其是那愚昧的醫生——並不會有所誇張，那都是真確的事實，莫里哀對於他們職業上的語言習慣等情形無不描摹得惟妙惟肖。

除各種各式的淺薄人以外，莫里哀最歡喜研究中等家庭裏的人物之性格，許多做父親的慳吝與專制，年輕男女的愛自由，想逃避父母的威權，都是根據他們的教育，環境，財產等的不同，而有各樣的描寫。在他們之中，有些是剛從平民出身的，有些是暴富的商人，有些是田主，有些是屋主，這班人既然衣食充足，生活寬裕，便一心想慕那排場闊綽的貴族；但結果總是受人欺騙，自尋煩惱，比方佐治旦丹及鄉紳中的舒丹先生就可概見。

他們這種人的行爲固然是奇怪不合理，但是與那班貴族的敗類來比較，則他們的感情總是簡單自然得多，性格也比較誠實些，胆量既較小，罪惡因之也較輕。不過他們對於自己的奇怪行爲不易感覺，所以這些人物益發比較令人可笑。

他們自私的性格，也是非常顯著的，但與貴族的亦有分別：如霜先生的那種自私，是可怕的是犧牲別人而無顧忌的；若亞爾八公，舒丹先生，亞爾諾夫，阿斐等人的自私，則只是一些慳吝，虛榮，糊塗等無大罪惡的自私。而且因為他們自己太不聰明，所以結果不獨害不了人，常常且反爲人所害。在這些家庭間及情感上令人厭惡的人物中，亦如在貴族的部分，我們可以找到一些令人表

同情的人物；有些是互相戀愛的青年男女，他們的願望既是正常，他們的愛惡也極真誠；有些是謙恭謹慎的勸告者，他們以親戚或朋友的資格，用忠實誠懇的語言來勸解調和，或設計來消除大家的煩惱；有如博學的婦女中之亞利斯特。總之這個中流社會是詩人最了解的，也是他比較表同情的；他雖然也譏諷他們那些不合道理的可笑的行爲，但他也並不遺忘他們那些爽直、誠實的等等性格。

只是中流社會的人，雖比貴族較好，但嚴格的批評家及精細的觀察者，覺得他們還是過於中庸，虛偽，他以為真能代表一切公理人道的還只有齊民，他們雖然沒有教育的修養及高深的知識，但正因此他們比較前兩級的人誠實直率。他們那不顧危險（如縮先生中的別荷捨身下水救人），愛好公平（如各劇中的好僕人）的性格，都是莫里哀最歡喜表彰的。但因為他是諷刺的詩人，對於合理，自然的齊民，既只有同情而無憎惡，所以在他著作中的描寫成分也較前兩種爲少了。

3. 滑稽與真理

莫里哀的一生在在都是追求真理，但他的理想還希望兩種幫助這真理的工具，一就是使牠

能有趣，二就是使牠能合道德；他以為真實的描寫必須使正直的人發笑，而且能夠移風易俗。他對於一切的規律是不介於心的，他覺得最重要的就是使人高興。假使題材合於「三一律」，他也不特意反對，仍舊遵守，但是若與情節不相宜，那麼他就放棄。比方在不願意也是醫生及霜先生兩劇中，他將地方改變了，這是不合於三一律中地點統一的一項；在厭世者一劇中，若照時間統一的規律，則亞爾達斯特的煩惱不應該延長，而霜先生同時，分別取媚於兩個女子，更與此規律相衝突。至於動作的規律，是能使喜劇特別有趣的，所以他當然採取總之，凡百合於他所謂高興有趣的規律則遵守，否則他必不從。本來喜劇的藝術也就在此，根據牠的原則，實際的事實要能夠引起人笑纔算有藝術的形式。而莫里哀的願望，就是要從人生的各方面中抽取可以發笑的資料。

但這非容易的事，因為要滑稽，便難顧及真實。凡對於人生研究得愈深切，觀察得愈透徹的，則愈覺得苦多樂少，還有什麼可笑的地方呢？莫里哀自己本來就是極悲觀的人，他的喜劇題目也可看得出並不是快樂的，亞爾諾夫和亞爾達斯特便是極不幸的人。那些盧梭，邪曲等行爲，損害個人及家庭的敗德，若是經巴爾札克（Balzac）的手寫出來，那一定使人立刻感覺到人世之可悲了，

斷不至還有心情去嬉笑，但莫里哀卻將這種可悲的方面，藏在那使人發笑的滑稽外表之下，所以他的著作名雖是喜劇，其實還盡是人生的悲劇。他最高的藝術，就是將愈可悲的事，用愈可笑的話句來表演，這正如對他自己的愁苦一樣，我們知道當他演末次幻想的病人，在十分不可支持的時候，他卻反用一種大笑來壓服他所感受真實痛苦的情形。凡人遇到痛苦而不能悲傷發洩，反用強笑，則苦痛當更深切，莫里哀之所以偉大，也因為他較一切喜劇家特別深刻的關係。

可是莫里哀雖然常常用強笑來遮掩他的痛苦，但我們不可因此便將他的喜劇處處看爲是悲愁的隱藏，他的喜劇天才還在能够捉住各種情況，各個怪人中那實在可以令人發笑的地方，因此這種笑有時是誠實的，真切的，自然的，而不盡是勉強的，使不至於哭出的假笑。而且他的主張，以爲沒有滑稽就沒有真實，這就是說，滑稽與真實都是從各種人物的觀察中抽取出來的。至於結構他卻視爲喜劇中附帶的條件，他一聽其自然，並不特意去尋找，他大部分喜劇的結構，差不多都是仿效着古代及意大利的形式；總是兩個或者兩對年輕的男女互相愛着，但因為他們的父親，或者寄父，或者清敵的阻礙，便有一個使女，或者男僕出來幫助他們，使他們能够如願。這種信手拈來到

處可用的結構，他並不加入多少機謀進去，有時還因為機謀太少了，甚至使劇本的收場不大佳，比方雷先生是因神的懲罰結束的，虛僞人是因國王的干涉結束的。這似乎傷害了全劇，顛倒了本來的意義，但他因要使大家在結果上都能滿意高興，所以不得不在這方面犧牲，而且他注重的是性格的描寫，篇中為這種詳細的描寫佔去了大的部分，所以當他方面又要顧及圓滿的時候，便不得不急促或隨便一點收束了。

關於描寫上的表現，莫里哀因為要使滑稽及真理明顯，常常將詞句放大，或者縮小。他的朋友巴樂責備他對於自然有時不免牽強，這是因巴氏自己的實驗主義太講究表面細微真實的關係。至於莫里哀所願意表示的，並不是人物衣飾的特別，他們的動作之古怪，或一種日常生活的瑣細情形，卻是他們各樣各色的靈魂之實際，即他們之所以成爲若何人的原因，而他所描寫的外表，那不過是因為這個連帶着他們的精神罷了。他以為只要人物的靈魂不失其真相，又能兼顧他那滑稽與真理的主義，則有時外表的小小差誤有什麼重要呢？

有些狹狹的人還責備莫里哀在對話及境地上的滑稽有時太誇張了，這猶如批評雕像不應

該比真人還大一樣的錯誤。他們不懂得只要身體各部都能相稱，全體的大小與實際有所出入是無關係的。後來有人談到戲劇的光學，所謂用光學上的法則來觀看戲劇的藝術，但是一班人都不容易從中得到若干好處。演者塗抹本來的面目，裝飾着特別的衣裳，放大着聲音，這無非為得給觀聽者以深的印象；莫里哀各劇中的滑稽地方，也是這種放大的關係，但牠並不因此就失了真實的面目。人世間不是本來有許多極奇怪而大可笑的人物與事體麼？

4. 思想與道德

莫里哀因為在少年時受了加桑地實用哲學的教育及他從十六世紀的哈伯來 (Rabelais) 孟德尼 (Montaigne) 著作中得到的影響，他的思想便也跟着他們的思想形成，但他既是一個有創造的詩人，及愛活動的作者，所以對於人生實際的公正觀察之結果，並不如普通純粹的哲學家一樣，將所得的感想寫成抽象的哲理，搬弄文字的空談，或武斷的理論，他卻用熱烈，使人誠服的辭令來表現他真確的格言，或用喜悅或愁苦的對話來說明他的人生哲學。

哈伯來的著作中有一句這樣的名言說：『做你所願意做的』 (Fay ce que voudras) 孟

德尼的說：『跟隨着自然，我們決不至錯誤；最上的法則，就是合於自然。』（*Nous ne saurions faillir à suivre nature; le souverain précepte, c'est de se conformer à elle.*）莫里哀得了他們這樣的指導，對於道德觀念就有所根據了。而因此他對於宗教只用倫理去解釋，他雖在虛偽人的序中表明說這是攻擊虛偽的宗教信仰，但未嘗不是連真實的信徒亦有所反對。因為他對於誠虔（*dévotion*）一詞的解釋並不如宗教家作為忠信上帝的意思，他所謂真實的信徒，就是那具有社會道德的人。而宗教家所珍貴的德行，如內在生活的火焰，神祕的溫柔，超人的持謹，節制的刻苦，自然的抵抗等等，都是他所不屑於談的。

莫里哀的哲學思想及道德觀念既是實用的，所以在他各劇中的人物找不到與本性奮鬥的痕跡。凡犧牲的精神，忍耐的毅力，對於自私的掙扎，為趨向一種理想目標的血戰，都不能見之於那些人物的性格中。他覺得自然是優良而且強大，順從牠乃是非常正當合法的。比方年輕男女之根據愛情的自然去反對阻礙他們的父母或其他的人，那是理由很充足的；莫里哀之祖護着他們，並不僅因滑稽的關係，還因他根本的哲學思想如此。所以自然既是正當而強能的，那麼若有人去與

牠宣戰，便是瘋狂，自討煩惱，因為牠總會使反對牠的向牠屈服的。亞爾諾夫嚴厲地防範亞妮斯，結果她仍是爲少年的阿哈斯所得；亞爾八公想改變他兒女的婚姻，終究是他們如願了。總之劇中每個令人可笑的人物，無不是因爲他們忽視了自然的強力，而想離開牠或抹殺牠的關係；這是他們立在與「真」相反的地位，卻不是與「善」爲仇，因此這些人物只是可笑的，而不是十分可惡的。他們不正常的感情，邪曲的思想，都是由於不合道理與自然的錯誤觀念所生，所以叫人看了發笑。

只是本性常是一種粗暴及自私的本能，比方達爾杜夫的虛偽，亞爾八公的無聊，不都是他們的自然本性麼？主張自然的莫里哀能够說他們這種服從自然是合法的麼？絕對不是這樣簡單的；他亦如哈伯來及孟德尼一樣，不僅是叫人順從自然，還叫人能夠對於牠加一種理性的裁制。因爲只是順從牠而無理性來約束，那所謂理性的動物不將成爲粗鄙的禽獸麼？他之所謂服從自然，並不是說對於無論何種應該憎惡的本性也須一律服從，卻是說那不妨害別人，無損於德行的可以不反對，因爲這是理性允許的。在他的各篇喜劇中我們幾乎處處可以看到他是借正當的本性來

攻擊邪曲的本性，譬如慳吝人中亞爾八公之妨害他人的自私，便被少年愛人的無罪自私所責罰了。他以為無論何人都有發展自己本性的權利，只要不侵犯他人及社會，否則就會自己得到不幸的惡果。亞爾諾夫的錯誤，就在任他的自私逼迫，效秦始皇愚民的政策，將亞妮斯閉關，使她成為愚蠢而不至反抗他，那知她因此更加反抗，而愈向她的幸福趨馳。

在慳吝人的喜劇中，莫里哀所以表同情於亞爾八公的兒女，不僅是因為他們的行為是合於自然的，還因為他想對當時父權過甚的習慣加以攻擊。法國在十七世紀的時候，父母的威權是大極了，兒女差不多沒有自由，莫里哀以為做兒女的到了可以自己生活，而因此可以得到他們應得幸福的時候，則父母不當再叫他們作自己思想的奴隸，或因自己的私利來犧牲他們。他將這方面既然看定了，所以對於亞爾八公及斯加班的鬼詐中做父親的責罰極重。

莫里哀的倫理觀念既以社會道德為根據，所以一切反此的行為便是他不遺餘力去描寫刻薄的，只是具有社會道德及合法服從自然的人，必是非常愛重及熱心尋求真理者，而因此這位思想正直的哲人覺得愛好真理便是最上的道德。不過他在精細地觀察人世之後，便知道社

會上真能敬重愛好真理的人究竟極少，而且他以為假使這種德行能够普遍，恐怕社會也不能存在。他因為有這個苦念頭，於是厭世者的人物出現了。亞爾達斯特在祖護真理及自然之後，在攻擊凡百與牠們距離及傷害牠們的行為之後，他纔領會如果有人真實崇奉這種真理，而且還以此獻之於別人，則社會斷不容於他，一定將他遺棄，使他感受非常的痛苦，因為社會本來就是一羣蒙蔽自然的契約及違反真理的虛言所組織成的。在這一點，莫里哀的意見不覺開了盧梭（Rousseau）在愛米爾（Emile）中那著名的社會人與自然人之對論的先聲，不過盧梭對於自然的教育還取樂觀主義，莫里哀則覺得社會根本就不容愛自然及真理的人所生存的。

莫里哀因為懂得許多高超的理想在實際的社會上是行不通，所以他便不主張勉強去懸一種空虛的目標，只叫人實行那可以遵守的道德，所謂努力去做一個使自己幸福而無害社會的好人。而且他因為在幼時即失了慈母的愛，在將成人時生活在貝霞爾那麼一個糟糕的家庭裏，中年時又沒有得到好的配偶，所以他總是希望人好好去追求家庭的快樂與幸福。從這種觀念，於是在社會上所供給與他天才的各種題目中，他常是歡喜選擇那關於家庭問題的材料，他迴環往復的

兩點，就是婚姻與女子教育。

對於婚姻一項，他主張須有四個必具的條件：一，門第須相稱，比方佐治旦丹以一個鄉村人而與一位破產的貴族小姐結婚，所以結果成爲不幸。二，性情須相投，比方費蘭曼特想將她簡單明白的女兒亨利愛德嫁與咬文嚼字的迪所且（見博學的婦女），阿賽想將誠樸的女兒瑪利安嫁與虛偽的達爾杜夫，豈不都是瘋狂？三，年齡須相等，根據自然，青年的女子是應與青年的男子結合的，老頭子只能盡他做父輩的責任；若像亞爾諾夫想以少年養女亞妮斯爲妻，亞爾八公去做他兒子的情敵，都是反常，而且斷不得幸福的事。四，末了一項，也是最重的一項，就是兩人須相愛，因爲若不相愛，那麼旁的一切都可以不必談了。

至於女子的教育問題，他既不贊成將女孩子關閉使她成爲像丈夫學校中陰險的伊沙白一樣；他也不王張亞爾諾夫的愚民政策，使她們毫無知識；他更反對讓他們成爲瘋瘋顛顛的假「藍襪子」有如可笑的貴婦人們中之瑪德隆和珈多斯，或博學的婦女中之淺薄而乾燥的亞曼得。他理想中的女子雖然不會完全表現在他的作品，但他對於幻想的病人中之安琪麗，尤其對於

博學的婦女中之亨利愛德表同情，是可以稍稍看出他的傾向的。亨利愛德是一個怎樣的性格呢？從作者的描寫中我們大概知道她是一個快樂，講理的少女，多情而不癡顯，如果得到一個正直的丈夫，他一定能够敬愛他而且被他敬愛，使家庭間有圓滿的幸福。自然她爲人比較平常一點，沒有特出驚人的地方，但我們不是早已說過莫里哀的倫理觀念是立於實用一方面的麼？

5. 著作的影響

假使我們談到一個在他本國及歐洲各國劇壇上影響最普遍，最長久的戲劇家，恐怕就不能不推莫里哀了。他的著作在無論那一國都有人去研究，繙譯，大家雖然知道有些地方是繙譯不出來的，但每每爲他那極近人情而真誠的天才所驅使，總想將自己所感覺的美妙，向旁人說說。當他還生活的時候，他著作所給與的驚奇和誤會，已經對於戲劇表演的方法上，對於近代戲劇文學的原理上，對於社會的習慣道德上，都有很大的影響。

因爲他自己是導演者而且是主角，他便將以前戲台上那種演說式的腔調，改爲自然而清楚的語言；同時他對於每個人物又給他一種真實的性格，所以使觀者不覺得是在那裏看戲，而以爲

實際常着了某種人事。對於近代戲劇文學的影響，我們只要比較莫里哀以前以後的法國喜劇，就可以知道他所貢獻的偉大；一班姊妹他的人雖然竭力地反對他，攻擊他，但暗地裏要學他，甚至還要竊取他的材料。而他兩個年輕正待發展的朋友如巴樂及哈辛受他那誠實天才的影響尤不小。巴樂在一六六〇年以前並沒有什麼作品出世，據說他那第一及第二諷詞（*Satires*），在一六六〇及一六六二所作的，乃是與莫里哀合作的。這無論是否真實，但他那歡喜諷刺的性情對於諷詞的作者容易得到同情與敬重是無疑的了。

至於哈辛呢，許多考據家都說他的德巴易得（*La Thésbaïde*）一劇的題材及修改，都是出於莫里哀之手，而訴訟人（*Les Plaideurs*）一劇更是根據輕率人、戀愛的煩惱，及兩個學校的模形而來。莫里哀對於這個少年悲劇家最大的貢獻，即在他以虛僞人及厭世者兩篇鼓勵哈辛去決定戲劇的目標，他指示他：人物的感情及性格之描寫，就是規定心理現象的要素。這是在厭世者出世以後，哈辛才決定放棄他以前在劇中所用的浪漫愛情之結構，而注意真實生活的研究，這也是因為從厭世者那里所得到的印象，他才寫出那驚人的悲劇安都亞馬克（*Andromaque*）及白

赫尼斯 (Berenice) 福祿特爾 (Voltaire) 曾說：「我們之有哈辛或者是應該感謝莫里哀。」這當然是不錯的，因為哈辛雖有他自己的天才，但至少也在年輕的時候，極受莫里哀指導的幫助。只可惜他到後來不獨不感謝他恩賜的人，反趨向那攻擊他的一派，這是喜劇詩人所最感傷的地方。

當時劇壇上能繼續莫里哀的除哈辛以外，沒有第二人；無論是在滑稽的場合上，或者是在性格及感情的描寫上。他的高足弟子，那最著名的演員巴洪 (Baron) 在努力所得之結果，也不過寫了幾篇很平常的喜劇；以後雖然有幾個具有喜劇家特長的人如布爾索 (Boursault) 杜弗爾尼 (Dufrenoy) 丹谷爾 (Dancourt) 等，但都與他的天才差得太遠，不是他的承繼者；就是那漂亮的滑稽詩人，快樂高興的生活者亥尼亞 (Régnerd, 1655-1701) 也趕不上莫里哀在人物描寫上的本事，及對於社會諷刺上的大膽。勒沙夕 (Le Sage, 1668-1747) 的杜加赫 (Turcaret) 一劇，雖然在諷刺上比較算成功，但滑稽方面又不够優美，沒有道德上及社會上的若何價值。

不過無論他們在那一方面有欠缺，但大家無不是多少受着莫里哀那精細的觀察，明晰的語

言，高尚的滑稽，正確的諷刺等等之影響。就是在十八世紀前期那最著名的馬利峨（Molière, 1688-1763），他自己雖然以為在紗籠內人物的輕佻之描寫上另有所發明，而對於莫里哀表示不甚尊崇的意思，其實他亦並未做到青出於藍的地步。他的著名小說瑪利安娜（Marianne）就是從達爾杜夫那種人物中所感受得來的；不過在喜劇上，他並不如以前的許多作家一樣，仿效莫里哀喜劇中的大題目；他那愛情的詫異（*Les surprises de l'amour*）不慎的誓言（*Les serments indiscrets*），是出自那已被人遺忘了的愛理得公主；虛偽的訴言（*Les fausses confidences*）也是出自那不為人注意了的華麗的情人。

在法國大革命將發生以前，莫里哀於當時浮動的社會，輕佻的文學，缺了一些時髦性，他那濃厚的滑稽，真誠的諷刺，對於這班為革命思潮所激動了的人，好像是太簡單了一點，不過這只是一時的現象，以後無論何種劇曲家都不能不仰給於他們唯一的祖師。那承襲莫里哀思想嫡派最著名的，在革命時代當推博馬爾塞（*Beaumarchais, 1732-1799*）一人，他那幫助革命成功的塞維爾的薙髮匠（*Le Barbier de Séville*）及費高霍的婚姻（*Le Mariage de Figaro*）兩

篇喜劇，正是對於時常腐敗貴族的諷刺與攻擊，他胆量之大，詞章之美，正可與莫里哀相比擬。

到十九世紀，文學的潮流趨向着浪漫主義，戲劇一項，便主張悲喜參合，而不是以前純粹的悲劇或喜劇了。可是在浪漫主義之下的戲劇家如小仲馬（Dumas fils）、阿其野（Emile Augier）、短劇家如拉比希（Labiche）、梅雅克和哈來維（Meilhac et Halévy）等人，以及法國近代的諸作家無不追承着他們那不朽的滑稽詩人。而且十九紀受他影響最大的，我們還須提出大小說家巴爾扎克，巴氏對於社會的習慣，家庭的悲劇，個人的性格，都有極深刻精細的描寫，他這一部人生喜劇恰是莫里哀諸傑作的回聲。

總之，在文學的影響上，十八世紀法國雖然出了兩個承繼莫里哀的大喜劇家如馬利歐及博馬爾，但一班人再沒有比這個時期忽略這位大詩人的了。法國當時戲台上所演他的喜劇，還不及其他各國所演的多。先說在英國的影響罷：新派的人當時已將莫里哀的許多作品先後譯出，到一七一四年的時候，他著作的選譯或全譯都繼續出世，表演後之得到同情與歡迎，更不必說了。德國呢，在一六七〇年已有莫里哀喜劇的譯本；十年以後，來蒲尼茲省還組織學會來研究，傳播法國

詩人的著作，而最特別的，就是法人自己在一八七三年忘記了詩人的百年祭，德人反在維也納的皇家戲院紀念了。至於兩個拉丁國家，莫里哀曾經在那裏汲取他喜劇源泉的西班牙與意大利，現在他們也回向法國來搜尋材料；尤其是意大利人首先了解莫里哀的作品，很早就從事牠們的翻譯；他們十八世紀的滑稽詩人戈爾多尼（Goldoni）覺得當時意大利的喜劇太偏向粗浮的滑稽方面了，於是來仿效莫里哀的喜劇，注重社會與人物的描寫。西班牙的穆哈且（Moratin）也是模仿他的，他的兒子列安都，費郎德茲（Leandro Fernandez）在喜劇方面更多成就，且有西班牙的莫里哀之名。若說到北歐諸國，這位滑稽詩人的影響，也是一樣傳播得迅速的，誰不以繙譯排演他的傑作爲榮耀呢？

以上是略述莫里哀的著作在法國以及歐洲其他各國關於文學上的影響；但對於社會的道德習慣上有什麼效力沒有呢？我們相信這雖不及前一項爲大，但多少總有一些關係；本來諷刺的喜劇之未必能改正邪曲的風俗習慣，亦如那些板起面孔講聖經的教徒之未必真能感動聽者，只是後者究竟是空虛渺茫的，叫人不易相信；而前者卻是將人生的活劇排示給觀者，使他們至少能

夠判斷，而有所鑒戒。而且一種不好的德行經一個心理分析家正確表現出來，那正如某種病症經好醫生斷定清楚了一樣，一經斷定之後，我們纔知病徵在什麼地方，然後纔好對症下藥。莫里哀生在如我們唐朝開元天寶時代的路易十四朝，又得王家的恩寵，他並不如百年後的博馬爾守，懷着大革命的思想。不過他是最愛真理，公道，慈祥，溫和的人，所以對於社會上反此的諸惡德，他便不遺餘力從反面去攻擊。這樣除非觀者不能了解則罷，否則對於那假道德的惡人達爾杜夫，無聊的貴公子霜先生，慳吝的亞爾八公，專制的亞爾諾夫等等，能夠不覺得可恨可惡麼？作者能夠使人厭惡這類壞人，則他於社會的影響大了。

附參考書目

- (1)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G. Lanson).
- (2)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Des Granges).
- (3) Dix-Septième siècle, (E. Fagnet).
- (4) Impressions de Théâtre, (J. Lemaitre).
- (5) Causeries du Lundi, (Sainte-Beuve).
- (6) Molière, (G. Lafenestre).
- (7) Oeuvres Complètes de Molière, (Édi. G. Frères).